

从思想盔甲到文学生态

□贺绍俊

大文学观应该是一种主张多样文学生态的文学观,主张建构良好文学生态的文学观。也就是说,在这个良好的文学生态里,不同的文学品种都能够找到它适合的土壤和环境。这个生态给各种不同的文学样本都提供了土壤、空气和营养,让每一种文学形态都能够得到充分的生长和发展

一

“纯文学”是一个充满争议、边界模糊且高度历史化的概念。它没有一个绝对、普适的定义,其内涵随着时代、社会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变化而不断演变。文学性似乎是它的核心内容,所谓纯文学,当然是强调要保持文学性的纯之又纯。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恐怕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就像酒精度一样,没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什么是最纯的纯文学?《红楼梦》尽管是古典文学的经典,但要从“纯”度来要求,它肯定不合格,鲁迅先生有一段关于《红楼梦》的名言,说不同的读者从中看到了不同的东西:“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么,纯粹写景的诗歌算吗?比如苏轼写西湖的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但诗里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义,西子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而“淡妆浓抹总相宜”显然体现了苏轼的人生哲学。

纯文学既然无法确定其明晰的定义,为什么总有人要不断地提到它,为什么总是会关于纯文学的论争?这就说明,纯文学尽管定义不明,但它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又有着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对于它的功能和作用,我是这样来描述的:纯文学是理论的乌托邦,文学的策略和思想的盔甲。

纯文学之纯是一种理想化的构想,它是关于文学的理论乌托邦。作为乌托邦,它犹如一座灯塔,指出一个努力的方向;也是为作家提供一个实验场所,也是作为人们追求完美的一个标杆。纯文学作为理论的乌托邦,就像是一个不存在之地的永恒向往,不断激励作家们的创造力的持续释放。因此,纯文学就是一种文学的策略,通过这样一个被文学界普遍接受的乌托邦的构想,从而将作家们的创造力凝聚起来,共同营造一座文学的大厦。但纯文学的理论乌托邦不能过度张扬,如果让作家认定纯文学的理论乌托邦是可以实现的文学蓝图,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去实现,这时候,纯文学就变成了一个危险分子,把作家引导至癫癫。

纯文学的另一个作用是做思想的盔甲。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作家们是无须穿戴这件盔甲上场的,它被放置在储藏室的一个角落里。但是,当作家和批评家们觉得文学需要抵御外在的伤害时,就会将纯文学作为一件防御的盔甲穿在身上。回顾40多年来曾经多次发生纯文学的论争,其实每一次论争都是在以纯文学为防御的盔甲,保护文学不受伤害。上世纪80年代的纯文学论争,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将文学从政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纯文学的内涵主要是强调文学的自主性。90年代又有一次纯文学的论争,这次主要是抵御市场经济对文学的伤害,这一次纯文学的内涵主要是强调文学的精英文学。当然,纯文学作为思想的盔甲,是要保护文学免受伤害,但它反过来也有可能伤害到文学本身。因为我们如果长期穿戴着防御

的盔甲,固然阻拦住了我们所担心伤害文学的外来元素,但完全有可能同时也阻拦住了那些有益于文学的外来元素与文学的亲密接触。因此,21世纪之后便有了另外一种情景的纯文学论争,当年曾经极力鼓吹纯文学的批评家突然改变立场,对纯文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这就是因为文学长期穿戴着纯文学的盔甲,已经与社会和民众格格不入了。

二

“大文学观”不是相对于纯文学观而提出来的。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起初,大文学观是一种研究和理解文学的宏观视角与方法论,主张将文学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社会和媒介语境中进行考察。大文学观对于大学的文学专业的影响非常大也非常直接,因为大文学观完全改变了过去研究文学的思路,也大大拓宽了研究的空间。以往的文学研究强调了文学边界的确性和文本的独立性,但大文学观完全打破了文学的边界,将历史、哲学、书信等更多的文本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它不是仅仅停留在以文本分析为宗旨的叙事学、修辞学、审美批评等方面,而是将文学与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整合起来进行研究。大文学观是一种开放的、立体的、语境化的文学研究方法。它要求研究者拥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将文学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放回其诞生的鲜活、复杂而宏大的文化土壤中去理解,从而获得更深刻、更富有启发的认识。

这种大文学观及其相关的方法论,应该是文化研究的理论产物。文化研究在西方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此后对整个文学研究的影响非常大。文化研究大大拓宽了文学研究的空间,但是它也带来一个潜在的问题,即它去经典化的风险。在文化研究学者的操作中,文学文本被他们肢解成一堆佐证观点的材料。他们并不是从整体性出发去研究文本,也就不强调文学经典。经典和非经典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只要对研究的观点有利就把它用上,所以在文化研究的论文里经常是引用一些非经典的、甚至是受到忽视的文本。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提大文学观?这显然是针对现实的问题而来的。现实的问题是,文学的圈子化、小众化、同质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最近一段时间,文学评论界对于这些越来越有一系列的积极反应,比如对素人写作的宣传与推广,又比如对新大众文艺的关注。这些都包含着对纯文学所形成的圈子化、小众化、同质化现象的不满,也是想通过新大众文艺的理论主张和对素人写作的提倡,来纠正纯文学领域出现的问题。文学界的确是存在圈子化、小众化、同质化等这样一些问题,是应该进行纠正的。但是,要辨析清楚的一点是什么呢?要知道,这些问题并不是纯文学本身必然会带着的,不能说搞纯文学就是要搞小众化、圈子化和同质化,不是说纯文学就一定会这样。必须看到纯文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举个简单的例子,素人写作今天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现象?我觉得这与今天整个文学教育的广泛性和普通民众的文学知识准备更加充分都是有关系的。素人写作绝对不是从空白之地冒出来的,它如果没有整个社会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共识,就不会有这么高水平的、如此普遍的素人写作。在素人写作中,作为一个素人,他内心有他的目标。他清楚什么才是好的文学。而谁给他传递这样的想法?是整个社会对文学氛围的培育,对文学经典的共识,让他有这样的想法。由此,才会有出手不凡的素人写作。所以,不要因为素人写作写得好,就说纯文学不好,这样的推导是简单粗暴的。而且在这方面,作家们以及一批文学刊物对于文学精神的坚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看上去是自相矛盾:因为纯文学圈子化,所以要用素人写作来将其纠正;但又说素人写作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纯文学为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看上去自相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这恰好说明,不同的文学其实是互相依存的。同样,现在文学界的确存在圈子化、小众化的倾向,但是不要因此就将现在的文学刊物都贬得一无是处,仿佛这些文学刊物一个个都是圈子化的阵地。文学刊物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如果没有这么一批文学刊物对文学精神的坚守——是对文学精神的坚守而不是对纯文学的坚守——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学共识就会崩塌。

三

所以,我是这么来理解“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这个话题的:不应该把二者看成是二元对立的两种观点,也不是谁要取代谁的问题。同时,我们在讨论大文学观时,特别需要在内涵里加入生态的意识。

大文学观应该是一种主张多样文学生态的文学观,主张建构良好文学生态的文学观,也就是说,在这个良好的文学生态里,不同的文学品种都能够找到它适合的土壤和环境。这个生态给各种不同的文学样本都提供了土壤、空气和营养,让每一种文学形态都能够得到充分的生长和发展。换言之,不是要以大文学观来覆盖纯文学观,而是要在大文学观的生态下来接纳纯文学观。

其实,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里,已经就包含着这么鲜明的生态意识。上世纪50年代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我国发展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总方针,而这个“双百方针”就充分体现出生态化的大文学观。我们今天提倡大文学观,不就是为了建设一个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文学生态吗?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声音

新大众文艺是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和文化创新的时代产物,堪称新时代文艺生产力的重大解放。近年来,广东省作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将文学界的群众力量组织起来,依托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百姓故事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探索构建从“书写人民”到“人民书写”的文学闭环,推动“新大众文艺”创作的广东文学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果。

因材施教,扶上马、送一程。积极发挥组织优势、专业优势,慧眼识珠、不拘一格挖掘、扶持来自各行各业的文学新秀、潜力作者。广东文学刊物《作品》《花城》《特区文学》设置专门栏目形成力推“素人写作”的联动效应,“烧烤诗人”“清洁女工作家”“石头诗人”“运动员作家”“渔村诗人”“基层教师诗人”等素人作者的文学作品产生破圈效应。

因地制宜,加把柴、添把火。统筹广东全省文学资源,布局各区域创建创作基地和实践点。制定实施主席团成员对口联系基层作协工作制度,指导全省各地发挥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形成“全民写作”风尚,积极培育新兴文学业态。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汕头、潮州、揭阳、阳江、湛江、韶关、清远等地“新大众文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规模不等的创作群体。

因文兴业,一子落、赋能多。联合各团体会员及地方党委、政府部门,以文学赋能城市建设,服务大格局、提高贡献度。其中,“中国作家第一村”为阵地,凝聚起一个专业作家与素人写作者组成的文学写作群体,“东莞写作群”以丰厚的文学业绩擦亮了东莞这个工业城市的文化形象。江门力促网络文学资产转化为文旅融合硬实力,吸引省内外大量知名网络作家签约成为驻站作家,吸引各类“无界创客”团队选择塘口创业,侨都江门因为文学火爆全网。

把握“时”与“势”,新时代广东“新大众文艺”创作潜能无限。以新为生,激发“一寸丹心白日明”的文学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新大众文艺”应运而生,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中蕴含着无穷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从新时期“打工文学”到新时代“素人写作”,广东的文学实践,探索证明,“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文化力量不可等闲视之。要做好文学“大众化”,也要有能力“化大众”。“打工文学”记录改革开放的“心灵史”,为中国文学的多元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素人写作”则成为真实形象地观照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进程的文化载体,展示来自社会各界普通大众奋发追寻“人的全面发展”轨迹的文本见证。“新大众文艺”创作不一定是黄钟大吕,但素人作者见素抱朴,以百姓视角、百姓语言传递真善美、激浊扬清,“冀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爝烛末光,增辉日月”,弥足珍贵,值得珍重。

以民为本,锤炼“一篇珠玉是生涯”的文

以「全民写作」锻造「人民新史诗」

□向欣

学精品。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在文学领域,“老百姓也是圣贤”“高手在民间”并不少见。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催生了许多新产业、新行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新”一批职业,诸如网络主播、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用户增长运营师、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云网智能运维员、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工业互联网运维员等等,不一而足,无数的工作岗位如繁花绽放时代前进的轨道上。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广东故事源源不断,一支笔写不尽世间万象,一个作家仅仅依靠短时间深入生活无法完全掌握新兴业态的奥秘与素材,甚至AI也不能依赖数据投喂描摹出宏大叙事下的人性幽微。一个时代的文学成果,本质上就是全体创作者文学作品的总和。一方面,作家“要虚心向人民学习”“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推动文学创作从“小我”向“大我”转化,从“小众”向“大众”转型,“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另一方面,我们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鼓励引导更多素人热爱文学、投身写作。总而言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在“写人民”与“人民写”上双向发力,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以“百姓话”讲好“国家事”,以“全民写作”热潮造就更多传世之作。

以融为要,营造“四时风气长如春”的文学生态。纵观中外,文化运动、文艺革新往往会造就文化名城。欧洲文艺复兴,不仅诞生了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一批文艺巨匠,也让意大利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罗马等城市更为举世闻名。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产生了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文化巨擘,同样让北京、上海等城市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地。近代以降,从黄遵宪、梁启超倡导推动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思想解放的“伤痕文学”到闯关破局的“改革文学”等等,广东文学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学风格独树一帜,常领风气之先。如今,“新大众文艺”创作蓬勃发展,可以为文学强国、文学湾区建设添砖加瓦、增光添彩。我们不应窄化文学的胸襟、固化文学的疆域,应当以高度的时代敏感、深远的历史眼光、强大的应变能力在人和技术上上下下功夫,一方面,树立“大文学观”,鼓励“半路出家”,着力“铺路筑桥”,为业余作者、素人作者、网络作者等搭建平台、创造机会,不断壮大文学队伍;另一方面,既要坚守文学理想,也要拥抱新技术赋能,不断拓展文学学边界,扩大文学影响,构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格局。

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新时代文学的道路无比宽广。广东“新大众文艺”创作遍地开花,以“人人皆是创作者”的赤忱书写“强国复兴有我”的生动实践,以“全民写作”的热情锻造“人民出品”的精品力作,必定会迎来硕果盈枝的丰收季节,共创百川汇流、文赋江山的崭新胜景。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第三届《中国作家》阳翰笙剧本奖颁奖

本报讯(记者 杨茹涵) 第三届五粮液·《中国作家》阳翰笙剧本奖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阎晶明,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廖奔,四川省宜宾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雷涛等出席活动。

吴义勤表示,作为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先锋之一,阳翰笙留下的精神与艺术瑰宝,历经时光洗礼,至今仍滋养着我们的创作灵感。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影视精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据介绍,本届剧本奖自2022年7月起面向全国征集优秀电影、电视剧及戏剧剧本,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共收到919部作品。参赛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聚焦时代现实与人民生活,有多部作品专门书写宜宾历史文化等主题,展现出对时代精神和地域文化的深入思考与独特表达。本届剧本奖共有10部作品获奖,《本案与我无关》《芬芳大地》《家的年事》《大国长安》《酒巷春雨》分获最佳电影剧本奖、最佳电视剧剧本奖、最佳戏剧剧本奖、最佳宜宾主题剧本奖、最佳五粮液主题剧本奖,《成圣·张仲景》《雕刻墓碑的人》《水部咏》《夜魂》《秘境·故人》获优秀剧本奖。

当天还举行了“《中国作家》宜宾·五粮液新时代创作实践点”授牌仪式,第四届《中国作家》阳翰笙剧本奖征文活动同期启动。

八方文讯

“阿勒泰·花城文学周”在新疆举办

9月13日至19日,由广东省出版集团、阿勒泰地委主办的“去辽阔处——阿勒泰·花城文学周”系列活动在新疆阿勒泰举行。在“闪亮之夜”活动现场,中国作协副主席、花城文学院联席院长麦家揭晓花城文学院第二批签约作家、评论家名单。主旨演讲环节,新疆作协主席刘亮程谈到,阿尔泰山的每一块石头都有故事,而文学是翻动这个世界上的石头,让它们说话和发光的艺术。广东省作协主席谢有顺深入阐释了文学的辽阔与永恒。新锐作家代表、哈萨克族青年作家巴燕·塔斯肯带来题为“同一场风里的赶路者”的分享。花城出版社近年来积极推动与文学平台、影视厂牌的合作,为优秀作者打造更好的发表渠道,为优秀作品提供更完善的IP转化途径。活动现场发布了“番茄小说×花城文学”共创计划。“花城文学IP推荐榜”同期发布,涵盖40部优质粤港澳大湾区题材IP和新疆文学IP。

《人民文学》参展北京书市

2025“我与地坛”北京市书市日前在地坛公园举行,累计接待读者超55万人次,共推出各类阅读文化活动100余场。《人民文学》杂志社参展此次书市,并展出了1949年创刊号、2025年1月至9月刊物以及部分外文版期刊,以供读者翻阅购买、打卡盖章,到访读者超10000人次。

近年来,《人民文学》杂志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拓展多元发行渠道的探索与尝试。围绕“人民阅读”活动,注重挖掘“人民阅读”的新内涵新形式,深化“编、创、读、评、推”五位一体的“人民阅读”办刊模式,打造“版面+线上+线下”活动空间,以期实现读者与文学的双向奔赴,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甘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举行

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甘肃省文联、甘南

州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甘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学系列活动日前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举行。《民族文学》主编陈亚军,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石一宁,甘肃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正茂,甘南州委副书记杨振林,以及80余位多民族作家、专家学者参加启动仪式。

“瞻望与思考——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交流会”同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翻译家和甘南本土作家一起分享创作经验,共同展望民族文学的未来。与会作家还深入甘南州部分县市进行参观采访,实地考察生态农业与畜牧业发展、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成果,感受甘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族风情。

传记文学作品《芙蓉岛》在京首发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曲雍臣传记文学作品《芙蓉岛》日前在京举行新书首发式,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与会者谈到,《芙蓉岛》是作者在海陆空部队丰富经历的详细叙述,语言质朴朴实却蕴含力量,结构精巧妥帖且独具匠心,洋溢着作者对军营的深深眷恋之情。该书以真实为骨、以情感为魂、以精神为核,呈现了一代军人的青春与理想、坚守与担当,是对忠诚、敬业、奉献精神的呼唤,以此激励广大青年读者胸怀“国之大者”,努力报效祖国。

石钟山《红色密码》在安徽首发

9月23日,由安徽出版集团、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安徽文艺出版社、天柱山管委会承办的“石钟山新创长篇小说《红色密码》首发式暨研讨会”在安徽潜山举行。安徽出版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总编辑朱寒冬,安徽省文联主席陈先发,白桦、潘凯雄、徐刚、徐迅等与会研讨。

大家认为,作者坚守英雄主义、革命精神和向美向善的态度,不断塑造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展现出共产党人与革命军人精神基因的永恒魅力,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拓展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维度。石钟山表示,烈士的精神就像种子埋进心里,创作此书就是为了诠释这种历经岁月洗礼却从未褪色的忠诚与信念。

专家研讨《尽美中国——王尽美传》

近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作协、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承办的丁一鹤作品《尽美中国——王尽美传》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由北京作协秘书长史燕明主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梁鸿鹰学术主持,10余位专家学者及主办方代表与会研讨。

该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传记,是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与北京作协签约扶持作品。作品既展现主人公虎虎有生气、上下求索的青年的一面,也写出了他矢志不渝、光芒四射的革命者的一面,有助于鼓舞广大读者向革命先辈学习,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与会者谈到,该书以大历史观展现了一个家族、一群时代精英的壮阔画卷,为红色文化传播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优秀范本,积累了宝贵经验。

纪念《大刀记》出版50周年座谈会举行

近日,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郭澄清纪念馆在山东济南联合举办纪念《大刀记》出版50周年座谈会暨《大刀记》文献资料展览会,40余位作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与会。

与会者围绕郭澄清的《大刀记》出版50周年从不同角度展开交流,或回忆与作者的交友往事,或解读该作的文学价值,或分享阅读、观看《大刀记》图书、连环画与影视作品的感受和体会。大家谈到,《大刀记》以鲜活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勾勒出中华民族不屈的抗战精神,时至今日仍然不断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爱国情怀。广大作家要学习作者“深潜于民间,深入人民火热生活中去”的创作精神与方法,努力创作出更多新时代的精品力作。

学者解读《甲午战争中的北洋舰队》

朱小平新作《甲午战争中的北洋舰队》座谈会日前在盘锦市大洼区文学馆“辽宁文学之乡”举行。来自史学与文学界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大家认为,该书考证严谨,感情充沛,文学章法纯熟,不仅细致梳理了北洋舰队从筹建到覆没的全过程,更对舰队的管理、训练、技术引进、作战思想以及关键海战细节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度解读,为史论式随笔的文学表达探索出新路径。朱小平谈到,梳理大量一手史料与档案是为了更细致聚焦甲午海战中官兵的英勇抗争历程与战术得失情况,力求展现历史复杂性与民族精神的多元面向。